

徐霞客

——明——徐弘祖 著

遊記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5735695

K928.9

42

霞客游记

〔明〕徐弘祖 著



k928.9

42

57356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霞客游记/(明)徐宏祖著;彭光宇点校。—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ISBN 7-80130-019-X

I. 徐… II. ①徐… ②彭… III. 游记—中国—古代
IV. K9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8153 号

徐霞客游记

[明]徐宏祖 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22.75 印张 620 千字

ISBN 7-80130-019-X/K·10

定价:20.00 元

前 言

《徐霞客游记》是我国古代旅游家徐宏祖所著的游记巨著，人们誉之是“千古奇人，千古奇书”。

徐宏祖，字振之，号霞客，明代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人，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卒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仅55岁。他是我国古代唯一把旅游考察作为终生事业的知识分子。他少负奇志，尝说：“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乃以一隅而自限耶？”（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参加科举未中，他竟不再应试，“欲尽绘天下名山胜水为通志”（《鸡足山志·高隐》），从此埋首于自己所喜欢的事业中去。22岁开始出游，30多年间，驰骛数万里，东渡普陀，北历燕冀，南涉闽粤，西北直攀太华之巅，西南远达云贵边陲，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55岁身患重病，“两足俱废”，才被人送回家乡，半年后便去世了，真正是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旅行考察事业。在万里考察中，徐宏祖表现了献身事业百折不回的精神。他追求真知，不迷信典籍。对自古以来奉为定论的“岷山导江”说提出大胆怀疑，并通过实地考察，得出了“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即金沙江）为首”的结论。为了得到真知，他勇敢无畏，到处探险。不仅常常遇到自然界的考验，攀山越岭险象丛生，多少次面临“欲上既无援，欲下亦无地”的绝境，而且人祸也经常发生，他曾四次绝粮，三次遇盗。其中一次在湘江上，“群盗喊杀入舟，火炬刀剑交丛而下”，“贼戮不已，遂一踊掀篷入水”，“首先入江底，耳鼻灌水”，几乎不能生还。人们每每劝他别再冒险，他却坚毅回答：“吾荷一幹来，何处不可埋吾骨耶！”正是具有这种献身事业百折不挠的精神，才能产生《游记》这样60余万字的有无比丰富价值的鸿篇巨制。

《徐霞客游记》是一部综风景导游、科学考察、文学描写、历史实录于一体的“奇书”。作为风景导游书，《游记》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天台、雁

岩、黄山、庐山、五台、嵩山等著各风景点，还描绘了闽粤黔滇等不少连地方志都未提及的边疆奇胜。尤其可贵的是，《游记》不是道听途说的结果，而是作者“峰峰手摩足扶”的实录，它不仅对风景区的位置、特点，名风景点的分布、地形变化、交通路线、游程安排等皆有记录，还给读者提供有关的历史背景、文物古迹、传说故事、风情习俗等情况，内容既丰富充实，又引人入胜，拥有过去任何一部游记都难以具有的风景导游价值。作为科学考察书，《游记》对行程中的地貌、岩溶、江河、水文、地热、气象、物产、政区、交通、地名等作了全面考察与记录，可谓我国古代地学百科全书。特别是对我国西南地区岩溶地貌种种特征的考察与说明，成为世界上最早系统研究岩溶地貌的珍贵文献。作为游记，这本书还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以日记体的方式撰写游记，以描写大自然为己任，“既锐于搜寻，尤工于摹写”（《四库全书总目纲要》），体现了真切质朴、细腻流畅、生动活泼的艺术特点。如《黄山天都峰》一段：

万峰无不下伏，独莲花与抗耳。时浓雾半作半止，每一阵至，则对面不见。眺莲花诸峰，多在雾中。独上天都，予至其前，则雾徙于后；予越其右，则雾出于左。其松犹有曲挺纵横者，柏虽大干如臂，无不平贴石上如苔藓然。山高风巨，雾气来去无定，下盼诸峰，时出为碧峯，时没为银海；再眺山下，则日光晶晶，别一区宇也。

这样的文字，即使与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游记名篇比较也毫不稍逊，相反，如果从所记时日之多，篇幅之浩大，内容之宏富来看，其他任何游记作品都无法与《游记》比较，所以有人认为，《游记》把科学著作与文学著作融合为一，把准确的科学内容与生动的艺术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它的艺术成就，对科普读物的写作是极好的借鉴。作为历史实录，《游记》比较翔实地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如农业、手工业、商业、民族、政治、人民生活、宗教、文化等，尤如一幅明末风俗画的长卷，从东往西，展现了从江南水乡到西南边疆社会生活的千姿百态，是后人认识明末社会情况的最直接的信史。正是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所以，人们称赞《游记》是“世间真文字、大文字”，是“千古奇书”。

《徐霞客游记》在霞客生前未及整理成定本。霞客病中将自己的笔记托付给季梦良（字会明）整理。霞客逝世后，先由王忠纫校正，略为叙

次,继由季“遍蒐遗帙,补忠纫之所未补,因地分集,录成一编”,名《徐霞客西游记》(季《序》),但有残缺。公元1645年,清兵攻破江阴,《游记》遭劫难,季再加整理,又缺《滇游》首册。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李寄(霞客庶子,因育于李氏,故名)据曹骏甫、史夏隆抄本进行整理,补入《游太华山记》、《游颜洞记》、《盘江考》等。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徐镇(霞客族孙)根据杨名时、陈泓的校本校订刊刻,《徐霞客游记》才正式出版。本书是以季会明抄本(简称季本)、徐镇刻本(简称乾隆本)为底本点校。一般来说,季本记述较乾隆本为详,但也有一些片断乾隆本详于季本,为尽可能保持《游记》全貌,故将乾隆本有而季本缺的文字全部录入,用方括号标出,以示区别;另外,凡季本、乾隆本内容相当而乾隆本的表述详于季本的文字,亦予录入,以方括号及小号字体标明;至于霞客自注的文字,亦全部录入,并且亦用小号字体标明;底本误或缺而由点校者改正或增补者,则用圆括号标出。

季 序

崇禎丙子秋，霞客為海外游，以鍼別余而去。去五年始歸。歸而兩足俱廢。噫嘻！博望之槎既返，章亥之步亦窮。今而後，惟有卧游而已。余時就榻前與談游事，每丙夜不倦。既而出篋中稿示余曰：“余日必有記，但散亂無緒，子為我理而輯之。”余謝不敏。霞客堅欲授余，余方欲任其事，未几，而霞客遂成天游！夫霞客之事畢矣，而余事霞客之事，猶未畢也。迨其后，紀盡為王忠弼先生携去，余謂可以謝其事矣。忠弼之任福州，仍促冢君携歸。冢君復出以示余曰：“非吾師不能成先君之志也。”啟篋而視，一經忠弼手較，略為叙次。余復閱一過，其間猶多殘闕焉。遍搜遺帙，補忠弼之所未補，因地分集，錄成一編，俟名公刪定，付之梓人，以不朽霞客。余不敢謂千秋知己，亦以見一時相與之情云爾。

壬午年臘月望日友弟季夢良錄完識

徐 序

昔刘彦和著《文心雕龙》五十篇，品藻千古，经纬六合，沈水部一见即诧为异书，卒赖其力，以传于世。迨传之久，而灭没滋甚，嘉禾、云间诸刻，无完书；自钱功甫得宋槧本钞补，而后缀学之士始得见全文，以至于今不废。昌黎韩子有云：“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信乎！人之名之传世而行远，莫不有为之先后者，其于书也，亦若是焉已矣！

族祖霞客公，生有游癖；凡履齿所到，模范山水，积记成帙，积帙成书，昔人所称为千古奇书者此也；惜未脱稿而公卒。赖季君会明为之次其简编；后旋毁于兵燹。又赖公子介立访得义兴史氏曹氏录本参校，而《游记》得复成书。于时名人巨公，莫不乐购其遗编，当卧游胜具。卒皆以誉本传玩，而就中改换窜易者，更不一人。迄今百有四十余年，虽是邑中杨凝斋先生手校于前，陈君体静再订于后，再传写益广，讹落寢多，兼之俗下书佣，竞于此作生活计，而任意删节撞凑，一如彦和尝梦索源之文，往往使读者莫悉漏义，是可痛也！

乙未夏，适得杨、陈两先生订定真本，比对仇勘，将手录一通，思有以信今而传后。独念两先生当日细意搜讨，谓可存其真以永世，乃转相传写，而讹落者已如彼，删抹者又如此；予即为之考其缺失，订其异同，又安保无沿别淮混鲁虎者，或从而断脰添足，无复有作者之真面目存欤？夫是书之名世传世，均非予小子之所敢知，要使作者之精神不渐灭于煨燼之余，更不淹没于妄庸之手，是则后人之责所万不获辞者也。爰急付梓，庶几后世有功甫其人，或得以此比于华山槧本，则又私心之所冀幸也夫！

时乾隆四十一年岁次丙申秋九月孩浦族孙镇谨序

目 录

季 序	1
徐 序	2

卷一上

游天台山日记 浙江台州府	1
游雁宕山日记 浙江温州府	4
游白岳山日记 徽州府	6
游黄山日记 徽州府	8
游武彝山日记 福建建宁府崇安县	12
游庐山日记 江西九江府	16
游黄山日记 后	19
游九鲤湖日记 福建兴化府仙游县	21

卷一下

游嵩山日记 河南河南府登封县	25
游太华山日记 陕西西安府华阴县	29
游太和山日记 湖广襄阳府均州	31
闽游日记 前	34
闽游日记 后	38
游天台山日记 后	43
游雁宕山日记 后	47
游五台山日记 山西太原府五台县	52
游恒山日记 山西大同府浑源县	55

卷二上

浙游日记	58
江右游日记	69
卷二下	
楚游日记	108
卷三上	
粤西游日记一	170
卷三下	
粤西游日记二	226
卷四上	
粤西游日记三	281
粤西游日记四	331
卷四下	
黔游日记一	387
黔游日记二	408
卷五上	
滇游日记一(缺)游太华山记 游颜洞记	423
滇游日记二	427
卷五下	
滇游日记三	445
卷六上	
滇游日记四	471
卷六下	
滇游日记五	500
卷七上	
滇游日记六	520
卷七下	
滇游日记七	545
卷八上	
滇游日记八	568
卷八下	

滇游日记九·····	598
卷九上	
滇游日记十·····	625
卷九下	
滇游日记十一·····	647
卷十上	
滇游日记十二·····	665
滇游日记十三·····	690
卷十下	
盘江考·····	698
溯江纪源·····	701
滇中花木记·····	703
随笔二则·····	703
徐霞客墓志铭·····	705
徐霞客传·····	711

卷一上

游天台山日记 浙江台州府

癸丑之三月晦 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三十里，至梁隍山。闻此地于菟夹道，月伤数十人，遂止宿。

四月初一日 早雨。行十五里，路有歧，马首西向台山，天色渐霁。又十里，抵松门岭，山峻路滑，舍骑步行。自奉化来，虽越岭数重，皆循山麓，至此迂回临陟，俱在山脊；而雨后新霁，泉声山色，往复创变，翠丛中山鹃映发，令人攀历忘苦。又十五里，饭于筋竹庵。山顶随处种麦。从筋竹岭南行，则向国清大路。适有国清僧云峰同饭，言此抵石梁，山险路长，行李不便，不若以轻装往，而重担向国清相待，余然之。令担夫随云峰往国清，余与莲舟上人就石梁道。行五里，过筋竹岭。岭旁多短松，老干屈曲，根叶苍秀，俱吾阖门盆中物也。又三十余里，抵弥陀庵。上下高岭，深山荒寂，恐藏虎，故草木俱焚去。泉轰风动，路绝旅人。庵在万山坳中，路荒且长，适当其半，可饭可宿。

初二日 饭后，雨始止。遂越潦攀岭，溪石渐幽。二十里，暮抵天封寺。卧念晨上峰顶，以朗霁为缘，盖连日晚霁，并无晓晴。及五更梦中，闻明星满天，喜不成寐。

初三日 晨起，果日光烨烨。决策向顶，上数里，至华顶庵；又三里，将近顶，为太白堂；俱无可观。闻堂左下有黄经洞，乃从小径，二里，俯见一突石，颇觉秀蔚。至则一发僧结庵于前，恐风自洞来，以石斲塞其门，大为叹惋。复上至太白，循路登绝顶，荒草靡靡，山高风冽，草上结霜高寸许，而四山回映，琪花玉树，玲珑弥望。岭角山花盛开，顶上反不吐色，盖为高寒所勒耳。

仍下华顶庵，过池边小桥，越三岭，溪回山合，木石森丽，一转一奇，殊嫌所望。二十里，过上方广，至石梁，礼佛昙花亭，不暇细观飞瀑。下至下方广，仰视石梁飞瀑，忽在天际。闻断桥、珠帘尤胜，僧言饭后行，犹及往返。遂由仙筏桥向山后越一岭，沿涧八九里，水瀑从石门泻下，旋转三曲：上层为断桥，两石斜合，水碎迸石间，汇转入潭；中层两石对峙如门，水为门束，势甚怒；下层潭口颇阔，泻处如阙，水从坳中斜下。三级俱高数丈，各极神奇，但循级而下，宛转处为曲所遮，不能一望尽收。又里许，为珠帘水，水倾下处甚平阔，其势散缓，滔滔汨汨。余赤足跳草莽中，揉木缘崖，莲舟不能从。暝色四下，始返。停足仙筏桥，观石梁卧虹，飞瀑喷雪，几不欲卧。

初四日 天山一碧如黛。不暇晨餐，即循仙筏上昙花亭，石梁即在亭外。梁阔尺余，长三丈，架两山坳间。两飞瀑从亭左来，至桥乃合流下坠，雷轰河隤，百丈不止。余从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梁尽，即为大石所隔，不能达前山，乃还。过昙花，入上方广寺。循寺前溪，复至隔山大石上，坐观石梁。为下寺僧促饭，乃去。饭后，十五里，抵万年寺，登藏经阁。阁两重，有南北经两藏。寺前后多古杉，悉三人围，鹤巢于上，传声嘹唳，亦山中一清响也。是日，余欲向桐柏宫，觅琼台、双阙，路多迷津，遂谋向国清。国清去万年四十里，中过龙王堂；每下一岭，余谓已在平地，乃下数重，势犹未止；始悟华顶之高，去天非远！日暮，入国清，与云峰相见，如遇故知，与商探奇次第。云峰言：“名胜无如两岩，虽远，可以骑行。先两岩而后步至桃源，抵桐柏，则翠壁、赤城，可一览收矣。”

初五日 有雨色，不顾。取寒、明两岩道，由寺向西门觅骑。骑至，雨亦至。五十里，至步头，雨止，骑去。二里，入山，峰萦水映，木秀石奇，意甚乐之。一溪从东阳来，势甚急，大若曹娥。四顾无筏，负奴背而涉，深过于膝，移渡一涧，几一时，三里，至明岩。明岩为寒山、拾得隐身地；两山回曲，《志》所谓八寸关也。入关，则四围峭壁如城。最后，洞深数丈，广容数百人。洞外，左有两岩，皆在半壁；右有石笋突耸，上齐石壁，相去一线，青松紫蕊，蓊苾于上，恰与左岩相对，可称奇绝。出八寸

关，复上一岩，亦左向；来时仰望如一隙，及登其上，明敞容数百人。岩中一井，曰仙人井，浅而不可竭。岩外一特石，高数丈，上屹立如两人，僧指为“寒山、拾得”云。人寺，饭后云阴溃散，新月在天，人在回崖顶上，对之清光溢壁。

初六日 凌晨出寺，六七里至寒岩。石壁直上如劈；仰视空中，洞穴甚多。岩半有一洞，阔八十步，深百余步，平展明朗。循岩右行，从石隧仰登。岩坳有两石对耸，下分上连，为鹊桥。亦可与方广石梁争奇，但少飞瀑直下耳。还饭僧舍，觅筏渡一溪，循溪行山下，一带峭壁巉崖，草木盘垂其上，内多海棠紫荆，映荫溪色，香风来处，玉兰芳草，处处不绝。已至一山嘴，石壁直竖涧底；涧深流驶，旁无余地。壁上凿孔以行，孔中仅容半趾，逼身而过，神魄为动。自寒岩十五里，至步头，从小路向桃源，桃源在护国寺旁，寺已废，土人茫无知者。随云峰莽行曲路中，日已堕，竟无宿处，乃复问至坪头潭。潭去步头仅二十里，今从小路，反迂回三十余里，宿。信桃源误人也！

初七日 自坪头潭行曲路中三十余里，渡溪入山。又四五里，山口渐夹，有馆曰桃花坞。循深潭而行，潭水澄碧，飞泉自上来往，为鸣玉涧。涧随山转，人随涧行。两旁山皆石骨，攒峦夹翠，涉目成赏，大抵胜在寒、明两岩间。涧穷路绝，一瀑从山坳泻下，势甚纵横。出饭馆中，循坞东南行，越两岭，寻所谓“琼台”、“双阙”，竟无知者。去数里，访知在山顶；与云峰循路攀援，始达其巅。下视峭削环转，一如桃源，而翠壁万丈过之，峰头中断，即为双阙，双阙所夹而环者，即为琼台。台三面绝壁，后转即连双阙。余在对阙，日暮不及登，然胜已一日尽矣。遂下山，从赤城后还国清，凡三十里。

初八日 离国清，从山后五里，登赤城。赤城山顶圆壁特起，望之如城，而石色微赤。岩穴为僧舍凌杂，尽掩天趣。所谓玉京洞、金钱池、洗肠井，俱无甚奇。

游雁宕山日记 浙江温州府

自初九日别台山，初十日抵黄岩。日已西，出南门三十里，宿于八岙。

十一日 二十里，登盘山岭，望雁山诸峰，芙蓉插天，片片扑人眉宇。又二十里，饭大荆驿。南涉一溪，见西峰上缀圆石；奴辈指为两头陀，余疑即老僧岩，但不甚肖。五里，过章家楼，始见老僧真面目：袈衣秃顶，宛然兀立，高可百尺。侧又一小童，伛偻于后，向为老僧所掩耳。自章楼二里，山半得石梁洞；洞门东向，门口一梁，自顶斜插于地，如飞虹下垂。由梁侧隙中层级而上，高敞空豁。坐顷之，下山，由右麓逾谢公岭，渡一洞，循洞西行，即灵峰道也。一转，山腋两壁，峭立亘天，危峰乱叠，如削如攒，如骈笋，如挺芝，如笔之卓，如幙之欹。洞有口如卷幕者，潭有碧如澄靛者。双鸾、五老，接翼联肩。如此里许，抵灵峰寺。循寺侧登灵峰洞；峰中空，特立寺后，侧有隙可入。由隙历磴数十级，直至窝顶，则豁然平台圆敞，中有罗汉诸像。坐玩至暝色，返寺。

十二日 饭后，从灵峰右趾觅碧霄洞。返旧路，抵谢公岭下；南过响岩，五里，至净名寺路口。人觅水帘谷，乃两崖相夹，水从崖顶飘下也。出谷五里，至灵岩寺。绝壁四合，摩天劈地，曲折而入，如另辟一寰界。寺居其中，南向，背为屏霞嶂。嶂顶齐而色紫，高数百丈，阔亦称之。嶂之最南，左为展旗峰，右为天柱峰。嶂之右胁，介于天柱者，先为龙鼻水。龙鼻之穴，从石罅直上，似灵峰洞而小，穴内石色俱黄紫，独罅口石纹一缕，青紺润泽，颇有鳞爪之状；自顶贯入洞底，垂下一端如鼻，鼻端孔可容指，水自内滴下注石盆。此嶂右第一奇也。

西南为独秀峰，小于天柱，而高锐不相下。独秀之下为卓笔峰，高半独秀，锐亦如之。两峰南坳，轰然下泻者，小龙湫也。隔龙湫，与独秀

相对者，玉女峰也。顶有春花，宛然插髻。自此过双鸾，即极于天柱。双鸾止两峰并起。峰际有“僧拜石”，袈裟伛偻，肖矣。由嶂之左肋，介于展旗者，先为安禅谷，谷即屏霞之下岩。东南为石屏风，形如屏霞，高阔各得其半，正插屏霞尽处。屏风顶有“蟾蜍石”，与嶂侧“玉龟”相向。屏风南去，展旗侧褶中，有径直上，磴级尽处，石阙限之。俯阙而窥，下临无地，上嵌崆峒。外有二圆穴，侧有一长穴，光自穴中射入，别有一境，是为天聪洞。则嶂左第一奇也。锐峰叠嶂，左右环向，奇巧百出，真天下奇观！而小龙湫下流，经天柱、展旗，桥跨其上，山门临之。桥外含珠岩在天柱之麓，顶珠峰在展旗之上，此又灵岩之外观也。

十三日 出山门，循麓而右，一路崖壁参差，流霞映采。高而展者，为板嶂岩。岩下危立而尖夹者，为小剪刀峰。更前，重岩之上，一峰亭亭插天，为观音岩。岩侧则马鞍岭横亘于前。鸟道盘折，逾坳右转，溪流汤汤，涧底石平如砥。沿涧深入，约去灵岩十余里，过常云峰，则大剪刀峰介立涧旁。剪刀之北，重岩陡起，是名连云峰。从此环绕回合，岩穷矣。龙湫之瀑，轰然下捣潭中，岩势开张峭削，水无所着，腾空飘荡，顿令心目眩怖。潭上有堂，相传为诺讪那观泉之所。堂后层级直上，有亭翼然面瀑，踞坐久之。下饭庵中，雨廉纤不止，然余已神飞雁湖山顶。遂冒雨至常云峰，由峰半道松涧外攀绝磴三里，趋白云庵；人空庵圯，一道人在草莽中，见客至，望望去。再入一里，有云静庵，乃投宿焉。道人清隐，卧床数十年，尚能与客谈笑。余见四山云雨凄凄，不能不为明晨忧也。

十四日 天忽晴朗，乃强清隐徒为导。清隐谓湖中草满，已成芜田，徒复有他行，但可送至峰顶。余意至顶，湖可坐得；于是人捉一杖，跻攀深草中，一步一喘，数里，始历高巅。四望白云，迷漫一色，平铺峰下。诸峰朵朵，仅露一顶，日光映之，如冰壶瑶界，不辨海陆，然海中玉环一抹，若可俯而拾也。北瞰山坳壁立，内石笋森森，参差不一。三面翠崖环绕，更胜灵岩；但谷幽境绝，惟闻水声潺潺，莫辨何地。望四面峰峦累累，下伏如邱垤，惟东峰昂然独上，最东之常云，犹堪比肩。

导者告退，指湖在西腋一峰，尚须越三尖。余从之，乃越一尖，路已

绝；再越一尖，而所登顶已在天半。自念《志》云：“岩在山顶，龙湫之水，即自岩来。”今山势渐下，而上湫之涧，却自东高峰发脉，去此已隔二谷，遂返辙而东，望东峰之高者趋之，莲舟疲不能从。由旧路下，余与二奴东越二岭，人迹绝矣。已而山愈高，脊愈狭，两边夹立，如行刀背；又石片棱棱怒起，每过一脊，即一峭峰，皆从刀剑隙中攀援而上；如是者三，但见境不容足，安能容湖？既而高峰尽处，一石如劈；向惧石锋撩人，至是且无锋置足矣。踌躇崖上，不敢复向故道，俯瞰南面石壁下有一级，遂脱奴足布四条，悬崖垂空，先下一奴，余次从之，意可得攀援之路。及下，仅容足，无余地；望岩下斗深百丈，欲谋复上，而上岩亦嵌空三丈余，不能飞陟。持布上试，布为突石所勒，忽中断。复续悬之，竭力腾挽，得复登上岩。出险，还云静庵，日已渐西。主仆衣履俱敝，寻湖之兴衰矣。遂别而下，复至龙湫；则积雨之后，怒涛倾注，变幻极势，轰雷喷雪，大倍于昨。坐至暝始出，南行四里，宿能仁寺。

十五日 寺后觅方竹数握，细如枝；林中新条，大可径寸，柔不中杖；老柯斩伐殆尽矣！遂从歧度四十九盘，一路遵海而南，逾窑岙岭，往乐清。

游白岳山日记 徽州府

丙辰岁，余同浔阳叔翁，于正月二十六日，至徽之休宁。出西门，其溪自祁门县来，经白岳，循县而南，至梅口，会郡溪入浙。循溪而上，二十里，至南渡。过桥，依山麓十里，珠岩下，已暮，登山五里，借庙中灯，冒雪蹶冰，二里，过天门；里许，入榔梅庵。路经天门、珠帘之胜，俱不暇辨，但闻树间冰响铮铮。入庵后，大霰作，浔阳与奴子俱后。余独卧山房，夜听水声屋溜，竟不能寐。

二十七日 起视满山冰花玉树，淡漫一色。坐楼中，适浔阳并奴